

让眼睛学会思考

——读董素芝《神兮归来》有感

■毕雪静

久闻素芝大名，终于得到她的新书《阳光来了》，迫不及待地打开，开篇《神兮归来》一下子击中我的灵魂，捧读再三，思绪翻滚，按捺不住写点什么的冲动。

我和素芝神交已久。说是神交，完全是我的一厢情愿，事实上我们之前从未谋面，她不停地写，我不停地读。

那时，我还在一个乡下中学教书，工作之余，也偷偷地写点东西，偶尔会在《周口日报》的副刊或《教育周刊》上发表。那时，报纸还是人手一份，我的时间也相对宽裕，素芝的文章一定看得很仔细。很喜欢她的从容，常常在看似不经意的叙述中打动人，让人不禁捧腹或者流泪。不矫情，少粉饰，纯粹、干净，读后心情清爽，如饮甘泉。

那时，我还年轻，有着文学青年的狂热和不知疲倦。因为喜欢余秋雨，见到他的书就买，边读边抄。而素芝的风格和余秋雨相近，比如有思想，有哲理，耐人寻味；比如能打动人，感染人，发人深省。常常感觉她写的就是我想说的。余秋雨是名人，离我那么远，而素芝就像身边的亲人。她爱着我的爱，痛着我的痛，悲伤着我的悲伤，幸福着我的幸福。因此我读素芝的日子是最畅快的日子，我的每一个有素芝相伴的白天和夜晚，丰富而安静，梦也香甜。

这样不知不觉过了5年，直到2003年我调入商水一高，工作忙了，看报不方便了，“见”她的机会也少了，但她的名字一直在我心里。我常想，能写出这样厚重文字的人，一定是个有故事有独特个性的人，一定长发飘飘，眼睛清澈而深邃，走路如风，安坐如钟。像人世的庄子，看守着心灵的月亮，让仰望的人不再彷徨；像温暖的太阳，靠近她就是靠近了温暖和希望。

今年冬天，有幸到沈丘参加了“刘庆邦文学研究会成立仪式”，报到当晚，我刚打开房间门就见到一位短发、穿银色羽绒服的精干女子，微笑着和每个人打招呼，随后飘然而去。

同来的朋友说，她就是董素芝，写散文的，文风厚重，大气。直到这时我才将名字和真人对上号。很后悔没有和她说话，很想告诉她，我是她的忠实粉丝，她在我的心里住了那么久，陪我度过那么多幸福的时光。

第二天听了一天讲座，晚上分组讨论时我们在二组。大家轮流自我介绍，她和一位作家说相声一样有捧有逗，气氛煞是热烈。这时才知道她的不苟言笑是装出来的，幽默才是她长在骨子里的气质。知道她出了三本书，在淮阳县委宣传部工作，是个热爱文字的人，她的文字让很多人爱不释手。

听得神往，便厚着脸皮向她求书，她答应得很爽快。文友都说素芝是个豪爽之人，名不虚传。

二

翻开《阳光来了》我就被震住了，果然是鲁迅的忠实粉丝，不仅语言风格如此接近，嬉笑怒骂，直击灵魂，让人措手不及又无地自容，忍不住想对号入座，对上号又如坐针毡。她的清醒、深刻让整天哼哼唧唧晒幸福的我汗颜，我只会写亲情，写家庭琐事，很少关注社会、他人，偶尔提及也是蜻蜓点水，点到为止，哪里像她一样看得透挖得深。

她的文章，初读如行云流水般真切自然，品读则知她的笔锋幽默，富有哲理，又有一针见血的犀利。《神兮归来》话题敏感，语言辛辣，直指人心世事。

她是在又一个本命年即将到来时突然觉得“神”丢了，随之而来的恍惚、惶恐、沉郁，像祥林嫂那样傻了一样的幽怨让她有些不甘，于是在一个晚上，借着手电筒的光她把“一定不能傻掉”抄了一遍又一遍。

不曾想，丢“神”的她仍改变不了事事关

心的德行，她更敏感地关注着此起彼伏的公共事件。眼睁睁看着这个世界要在追逐中疯掉了，她觉得愤怒，却又无可奈何。

她看穿了，懦弱懒惰而又滑巧地满足着、一天天地堕落却又觉荣光的人，混淆着人们的视听，于是，清澈的目光变得恍惚迷离，纯真的心灵茫然不知所措。

当更多的人浑浑噩噩昏昏欲睡的时候，素芝依然保持清醒。她的目光超越这个时代，停留在浩瀚无垠的星空，她在观察思考：“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和伟大的狄更斯处在同一个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习惯了不较真的人们，都成了鲁迅先生笔下“铁屋子里沉睡的人”。

她觉得她应该做点什么，于是她拿起笔，她想呐喊，想用文字唤醒那些麻木的酣睡的人。或许她并不如愿，但既然做了，就会留下些什么，如同良医，诊出了病再开出药方，虽不一定药到病除，却让我们知道身体的哪个部位出了问题，今后该注意什么。所以，她像当年鲁迅呐喊“救救孩子”一样，对着苍茫的世界发出一声浩叹：呜呼，神兮归来！

三

找回丢了的神，不是背背《三字经》、《弟子规》那么简单，它需要时间，需要静下来反思，需要每个人在反思之后都能做出调整。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白岩松常引用的一个例子：29位名牌大学毕业生去一家大型企业求职，其中2名博士，5名硕士，22名本科生，但无一人成功，原因是企业老总觉得，这些学生面试时都很自我，发短信或打电话到企业时，大多没有称谓或问候；考完了，没有一个毕业生主动打招呼说“再见”、“谢谢”……

或许他们每个人都学富五车，才高八斗，都是合格的高材生，但没有基本礼仪与社会准则，某种意义上，都不是合格的人。他们也在行走追逐的时候不小心把“神”丢了。

其实，丢神的远不是象牙塔里的一群。曾经，我们可以安心地吃猪肉，喝牛奶，可以放心地帮助老年人，可以欣赏清澈的河水，不用担心买到假冒伪劣商品。可现在我们见识了三聚氰胺的可怕，地沟油的肮脏，道德堂而皇之地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

我们也看到，古老的线装名著在角落里黯淡无光，武侠言情、玄幻修真却披着闪亮的精装外衣高高立于书架上。写书的多了，读书的人却少了，在灯下抄书，苦苦向人借书更成了传说。赫胥黎曾预言，一旦无人想读书，无人想知真理，一旦文化变成滑稽戏，文化就灭亡了。

我们也看到，恶性事件纷至沓来，很多人由不相信转为冷漠，由冷漠变成无情，皆因神丢了。是的，人一旦丢了神，社会一旦产生“神荒”，思考一旦变成奢侈品，不仅人，整个社会都会傻掉。

还好，一切都来得及，学会用眼睛思考的人越来越多了。我们看到，时代在回转：拼爹的销声了，斗富的隐身了，黑心的胆怯了，为官的谨慎了，做民的舒心了，神在归位，素芝期盼的神兮正在归来。



诗歌

北风与梅树

■程梦园

北风吹过 冬季来了
他在痛苦中挣扎
在黑暗的土壤里
他受尽折磨
但他知道 他还要经历
比深埋于土壤之中 还要痛苦的过程

一天 她来了
她轻抚着他
问候着他 她说
梅花香自苦寒来
你是为了痛苦而来的吗
他回答道 我是为痛苦过后的成长而来
唉 她轻叹口气 悄悄地远了

这天 她又来了
一改往日的温柔 变得凛冽
他被迫弯下腰 有些透不过气来
很快 她心软了 她问
是这样的痛苦吗
他却回答 不比这还要残忍呢
她笑了笑 静默地远了

他期盼的日子 终于来了

天下着大雪 冷得仿佛全世界都结了一层冰
他却非常高兴 就在此时 她来了
他仰望着她 对她轻笑
而她仿佛没看见似的 跃过他
带着满身的寒气逼近他
他的腰肢 仿佛就要折断
而她带着她应有的冷漠 带着她的残忍
狠狠地逼迫着他

他很痛苦 却用渴望的眼神 望着她
她像是能看懂他
随后她又变得比以往更冰冷
谁若碰了她 非冻僵不可
而他伸直腰杆 硬生生地挺住

经过一整个寒冬
是的 他成长了 并没有在痛苦中死去
他开出朵朵香艳的梅花
而她又恢复了原本的温柔 轻抚他
她看着他 你真美 美得娇艳
他说 没有你 我如何美

献给母亲的诗

■邵超

在母亲眼里

在母亲眼里
我必须是一只鹰
一只矫健的苍鹰
振翅，游戏风云
翱翔，搏击苍穹
一只苍鹰的栖梦之地
只能在天上

其实，我内心很弱小
弱小得不及一只麻雀
飞上飞下
忙里忙外
两眼总爱盯着
屋檐下一颗米粒上
粘着的那些
母爱

苍鹰也罢麻雀也罢
我知道我怎么去飞
永远也飞不出母亲的期望

一个静谧的深夜

一个静谧的深夜
一个年轻的母亲
一盏忽明忽暗的豆油灯
一个稚嫩而又贪玩的我

我在床上翻着筋斗
母亲坐在床边纳着鞋底
豆油灯忽闪着
把母亲的影子投在墙上

一边是实实在在的母爱
一边是如梦如幻的母爱
当中裹着惬意和童趣
还有一个我安稳的梦乡

都快过去半个世纪了
这一幕仍然温馨如初
在我记忆的墙壁上
一会儿摇来，一会儿晃去

母爱是什么

是山吗？不！山上堆砌着太多石头的生硬
山，缺少爱

是水吗？不！水里泛滥着太多漩涡的凶险
水，缺少情

是天吗？天大低迷
难以恣肆母亲的企盼、希冀
还有等候和守望

是地吗？地太狭窄
难以蔓延母亲的牵挂、惦记
还有思念和祈祷

母爱是我温身暖心的故乡
母爱是我情深意绵的故乡
母爱是我苦恋热爱的故乡

千里之外，我疾呼一声故乡
那回声，一定是母亲汹涌的恩慈
一定是母亲澎湃的大爱